



外国当代中篇小说丛书

【美】
威廉·利汉温克尔 著
王 金 华 译

天外来客 E.T.

天外来客 E.T.

——根据电影《外星人 E.T.》改编

〔美〕威廉·考茨温克尔著

王金华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E.T.
THE EXTRA-TERRESTRIAL

By William Kotzwinkle

根据 Berkley Books, New York 1982 年版译出。

25.15/3

天外来客E.T.

〔美〕威廉·考茨温克尔著

王金华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40 毫米1/32 印张 $8\frac{3}{8}$ 字数 141,000

1984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67,000册

书号 10228·079 定价 0.95 元

译者前言

《天外来客 E. T.》是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威廉·考茨温克尔(William Kotzwinkle)根据去年轰动美国的同名电影改编而成的一部科学幻想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 E. T. 是英文 Extra-Terrestrial 的缩写,即“地球之外”的意思。故事梗概为:一个貌似史前动物的外星人 E. T. 乘飞船从外星来到地球上采集植物标本,由于意外的疏忽,未赶上离去的飞船,而流落在地球上。外星人被埃利奥特等几个好心的美国小朋友收留并隐匿。地方当局千方百计地搜捕,企图获致外星人,他在经历了各种风险后,终于得到了重返家园的机会。

影片及小说在美国以至世界许多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兴趣,成为亿万观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故事使许许多多美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尤其是成千上万的儿童几近如痴如狂。E. T. 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使人们感觉与他休戚相关。E. T. 成为孩子们心目中最心爱的形象,成了无数种商品的商标和广告的模式儿……

《天外来客E.T.》的魅力在于，这个科学幻想故事一改过去同类题材的传统写法，不再塑造恐怖残暴的怪人异兽和冷冰冰、硬梆梆的机器人；也不再设计不同星球间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而是向读者描述了一个面貌虽丑陋奇特，但却有血有肉、通达人性的异类。他是那么和善，心理和情感都充满了温柔；带着几分孤苦伶仃的胆怯，挣扎着要认识对他来说是神秘莫测的地球上的人类世界，从而表现了宇宙中的高级动物之间——地球上的人，特别是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儿童，和外星人之间——感情上的沟通。它不但改变了人们对于天外异物的恐怖感和敌对观念，而且还改变了“人”与“物”之间的力量的对比关系。

以往以太空为背景的科幻故事总是极力渲染“物”的力量——神奇万变的武器装备，令人眼花缭乱的场面，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频率和节奏，以致在“人”与“物”的交战中，“人”变得异常渺小。尽管神奇的“物”是“人”创造的，然而在强大的“物”面前，“人”却处于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

但是，在《天外来客E.T.》中表现的却是“人”最终战胜了一切。它说明，不是人的仇恨，也不是人的智谋，而是仁爱与善良战胜了一切，是内在的美克服了外形的丑。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信念，当然不仅仅属于儿童，也属于所有的人。

有人认为，《天外来客E.T.》是趋科幻小说之时髦，投儿童心理之机的作品，其实不然。尽管大多数儿童为E.T.的形象所吸引，但其中深刻的寓意并不单纯为儿童所发。

须注意的是，当今的美国社会虽然十分发达，但是作为个人的美国人来讲，却觉得自己时刻处于一种敌意的、陌生的、寂寞的环境之中。他们从物质上依靠科学发达的环境，欣赏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奇迹和财富，但在精神上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却感到巨大的压力和孤独。他们总想逃避或者超脱这种精神危机，而天外来客E.T.正是深刻地暴露了这些社会问题，在美国人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使他们在心理和感情上得到了安慰。

作者不仅把故事安排得离奇曲折，扣人心弦，而且对人物的心理也描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至深。其生动的语言和幽默感，更使小说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的作者威廉·考茨温克尔是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曾获得“美国全国幻想小说杂志奖”和“世界幻想小说奖”。除本书外，他的作品《扇子人》、《老鼠医生》、《秘密海的游泳者》、《箱子里的杰克》等在美国亦拥有极广大的读者。

本书经孙黎炬同志推荐，译后，承蒙周思永副教授在百忙中仔细校阅了全稿，并得到齐林、佟光武、李俊萍、徐建凯等同志的多方协助，在京的美国专

家玛尔科姆·博西和安妮特·鲁宾斯蒂恩教授解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借此机会向以上诸位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王 金 华

一九八三年于北京

在一束淡紫色光线引导下，一艘太空船在缓缓地向下飘落，然后轻盈地落在地面上。假如这时碰巧有人发现它的降落，乍见之下说不定会误认为这是从茫茫夜空落下的一个巨大而又古老的圣诞树装饰物——因为它是一个圆圆的、周身刻有精美的哥特式花纹并在熠熠发光的物体。

它那柔和绚丽的光晕，就如同船体上撒满了金刚石粉一般，使人禁不住注目不舍。再看一看它那装饰在顶部的钩状物，就象用它把飞船悬挂在遥远的银河系上一样。然而四周却是万籁俱寂，渺无人影。太空船是按计划执行的，在信号指令的控制下，飞行正常，顺利降落，准确无误。但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错误就要发生了……

舱门打开了，船员们走了出来。他们用奇形怪状的工具探测着地球，就象那又矮又老的侏儒们在照管着月光雾影下的花园一样。四周的雾气慢慢消散了，飞船身上发出的柔和的光线照在他们身上。这时方可看出他们并不只是侏儒，而是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因为他们正在采集标本——诸如花呀，苔藓

呀，灌木呀，树苗呀。只是他们畸形的脑袋，下垂的胳膊和胖胖的矮矮的身材，会使人想起精灵的世界。他们对待植物是那么温柔细心，更使人加深了这种印象——如果附近有地球人在观看他们的话。但是现在周围什么人也没有，所以这些来自太空的精灵般的植物学家正在自由自在地工作着。

尽管如此，每当一只蝙蝠嘁嘁喳喳飞过，或一声枭鸣，或远处的狗吠，都会使他们胆战心惊。于是，他们呼吸加快了，接着他们的指尖和长长的脚趾上发出一层迷雾般的伪装，把他们包围起来，因而外人很难发现他们。这时即使有孤独的行人在月光辉映下走过这迷雾笼罩的地方，也不会想到有一群来自遥远太空的宇航员蜷缩在那里。

太空船则不同了。这种巨大的维多利亚式圣诞树装饰品并不是常常会飘落在地球上的。它们的到来立刻会被雷达和其他扫描监测装置所发现。所以，这个庞大的玩艺已经被探测到了。它是如此之大，不可能探测不到。当它在地球上降落或还在夜间树丛中飘舞时，没有任何保护性的迷雾能完全遮住它。因此，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就要发生了。政府的车辆出动了，政府的专家们有夜班费好赚了，他们在偏僻小路上奔驰，用报话机不断地传呼着，向着这庞大的圣诞树装饰物逼近。

但是，这群矮小的老植物学家们并未受干

扰——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他们知道时间还充裕，并且还能极其精确地预知，再过多久耳边才会响起那粗哑不堪的地球车辆的噪音。他们以前曾经来过这里，地球如此之大，对于一个希望搜集到齐全的植物标本的人来说，是取之不尽的宝库。

他们继续采集着标本。当他们满载辛勤采集到的生长于地球土壤之中的珍奇返回飞船时，每人身上都散发出一层迷雾。

他们爬上舷梯，走进飞船，沐浴着飞船内部可爱的淡淡的柔光。他们泰然走过堪称技术奇迹的脉动走廊，进入飞船的中心奇境。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地球植物馆。这巨大的温室是飞船的核心，代表着它的任务和特征。这里有印度湖中的荷花，有非洲低地的蕨蕨，有西藏高原的小浆果，有美洲僻野路边的黑莓灌木。这里事实上拥有地球上一切植物的标本，或者说差不多一切植物的标本，因为这一采集工作尚未最后完成。

这里一片生机勃勃。如果一位来自地球大植物园的专家来到这温室，也会发现温室中的好多植物是他从未见过的。有些植物他只可能在印在煤块上的化石上见过。当他发现曾供恐龙食用的植物以及多少万年以前的地球原始花园中的植物还很茂盛，他一定会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他也许会昏厥过去，直至闻到巴比伦空中花园花草的芳香后，才会苏

醒过来。

湿气从广袤的屋顶凝聚下滴，它含有各种养料，滋养着无数的标本，这些标本，装点着飞船中心的全部表面，这是地球植物最完全的标本库，它和地球一样古老，和那些来回忙碌的矮小的植物学家们一样久经风霜。那些植物学家眼角的皱纹看起来象化石的纹理一样，镌刻着多少世代采集的辛劳。

他们当中的一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棵枝叶枯萎的本地植物，进入温室，把它放到一个水池里，浸在一种液体中，这棵植物立刻起了变化，猛然间叶子复苏了，根须也抖动起来。与此同时，从水池上方的圆花窗里射进一缕柔光，洒向这棵植物，使它重新挺立在它的邻居——一棵远古小花之旁。

生物学家盯着这棵植物好一会儿，看到它一切正常了，便转身穿过温室，从盛开的日本樱花、下垂的亚马逊花和一些亲切偎依在路旁的平常的棘草旁边走过。他一边走，一边拍这些花草，重新穿过脉动走廊，然后走下了闪光的舷梯。

一出船舱，在夜间清新的空气里，他的身体又散发出朦胧的迷雾。他走来走去，忙于采集更多的植物，这迷雾一直包围着他。他的一个同伴拿着一束野生的荷兰防风草从他身边走过，虽然他们的眼光没有相碰，但他们用其他方式进行了交流：他们的胸膛同时发出光芒，心区内部发出的红光弥漫在他们

薄弱的半透明的皮肤里。然后，他们分手了。一个手里仍然拿着那棵防风草，另一个空手走下一个石头斜坡，心光便熄灭了。在薄雾笼罩之下，他走进了一片高没头顶的草丛，接着穿过草丛，来到了一片水杉林边。在这高大的杉树面前，他显得更加矮小了。他转身朝飞船走去，这时，他的心光又亮了起来，好象他正在和他多少世代以来朝夕相处的古老飞船亲切交谈。在飞船的过道上和舷梯上，其他的心光也亮了起来，象是星星点点的萤火。他看到保护者就在附近，便放心了。他知道暂时还没有危险，还可以工作一段时间，便又转身，走进了水杉林。

夜莺啼啭，昆虫躲在阴暗的地方不停地叫着，他继续往前走。他那天生的臃肿的大腹一直拖到地面，丑得象妖怪一样。然而这种身体结构对他来说其实是很合理的，这使他有一个稳定的很低的重心，地球人是不欣赏这种体型的。他那大而有蹼的脚似乎直接从低垂的肚子里长出来，那长长的手象猿人一样垂在肚子两边。正是由于长得这样丑陋，使得他和同伴们千万年来都自惭形秽，除了地球上的植物世界以外，他们从来都无意和地球上的任何东西接触。或许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从长期的观察经验中，他们深知漂亮的飞船首先是地球人的一个靶子，而他们自己则不过是标本剥制师的原材料，以备被剥制成标本供橱窗展览而已。

这个外星人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悄然无声地穿过水杉林。他不停地用自己的鼓溜鼓溜的大圆眼睛向四下搜索，那模样真象一个极大的青蛙在跳来跳去。他清楚得很，象这样的青蛙要在城市的街道上生存的机会是非常微小的。他知道自己处境也正是这样危险。至于说是否会请他到一个国际机构的席位上对人类做报告，他自知就凭着鼻子长得象棵烂洋白菜，整个身体长得象棵畸形仙人掌的这副模样，连想也休想。

他蹑手蹑脚，蹒跚而行，树叶拂着膝盖。唉！还是让那些长得顺眼一些的外星人来向人类宣讲吧。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正前方的一棵水杉树苗。他那凸溜溜的眼睛已经盯上它好大一会儿了。

他在这棵树苗旁停下，仔细检查了一番，便开始挖掘。他一边挖，一边用低沉的外星人的语调对树苗低语——象念咒语一样，根本不是人间的语言。那棵水杉苗却似乎听懂了。于是它那根系的震动平息了，安静地躺在了外星人巨大而又满是折皱的掌心里。

他一转身，看见一股暗淡的光。这股来自树林山谷中小镇的灯光吸引着他，好久以来，他就对这股光充满了好奇心。今夜是他考察的最后一夜，到今夜为止，考察工作就告一段落了，飞船将长时间地离

开地球，直到若干世纪以后的下一个地球植物大交种期才会重访地球。今夜将是他最后一次从飞船窗口窥视这股光线的机会了。

他身子一晃一晃地走出水杉树林，来到一条横穿山腹的林间防火路边。从那村镇的房屋射出的光芒，象黄色的海洋一样撩人心弦。他横过了林间防火路，挺着大肚子穿过灌木丛。忽然，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在回返太空的漫长归程中，一定要把这次对黄光探险的小小的历险讲给同伴们听听：我是怎样为了这一探险，拖着仙人掌一般的身躯，孤身在人类的路上跋涉。想到这里，远古老人多皱的眼角里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踮着脚尖沿着林间防火路边走着。他那双脚，脚蹼很大，脚趾很长，在地球上走路很不适应。他是外星球上的人，这双脚在那里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他居住的星球上，一切都象流体，可以划来划去，只是很偶然地才在硬地面上走几步。

房子里发出的光在不停地闪烁着。一会儿，他的心光也闪亮了，发出红宝石般的光芒，与房子里的光呼应。他已爱上了地球，特别是地球上的植物世界。他也喜欢人类，他总想教育他们，指导他们，把千年积累的智慧传授给他们。每当这种时候，他的心光就闪射出光芒。

他的身影在移动着。那脑袋就象个长柄茄子，

耳朵呢，藏在头皮的皱纹里，就象刚刚破土而出的扁豆幼芽。就凭这副尊容，可以想象，如果他在国际机构的走廊上一露面，整个世界就会哄堂大笑。当人们都在取笑你那刺梨模样的身形时，谁还会稀罕你那积累了千万年的宇宙智慧呢！

月光下的迷雾遮掩着他的身影，他继续沿路前行。突然，他的大脑内部收到飞船发来的警告信号，他知道这是预备警报，是为了使那些手脚不灵便的同伴们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可是他呢，迈开那双带鸭蹼的大脚，一步接着一步。他呀，走得可不算慢。

然而根据地球上的速度标准来衡量，他走得实在是太慢了，就连儿童也会比他快三倍。曾经有一天晚上，可真危险，他差点被自行车追上，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

但愿今晚不会如此，可是仍须小心谨慎。

他停下来，侧耳细听，飞船上的警告信号又发出来了，撞击着他的心光，这是警告密码。他的心光轻轻颤抖起来，这是第二次预备警报，在呼唤全体船员集合。这时只要行动迅速，还来得及。他左右摇摆，双手分开树叶，加快了脚步，迅速向城边奔去。他老了，但走起路来并不显老。在这一群长着和鸭子一样的大脚、年龄都在一千万岁的植物学家当中，他算得上是走得最快的了。

他那双又圆又大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着，掠视着城镇、天空、树木和眼前的土地。四处看不到人影，只有他独自一人。为了想对地球人瞥视一眼，他来到这里。然而他马上就要回到可爱的飞船上了，然后，绕着地球转上几周，告别地球，远远地、远远地离去。

猛然间，他正在环视的目光迅速转向正前方，顺着那条防火路，他看见一道亮光在移动。接着，又是一道，朝着他急驰而来。奇怪，这两道光来自何方？就在这时，他的心光报警系统发出紧急警报：全体船员，火速返回！危险！危险！！危险！！！！

他着急了，连摔了两交，先是往后，刚爬起来又向一边倒去，眩目的亮光照得他晕头转向，这逼近的亮光比自行车还快，噪声也比自行车高得多，真可谓咄咄逼人！刺眼的亮光，冷酷而又明亮，把他照懵了。他又摔了一交，跌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亮光闪电般地在他和飞船之间扫来扫去，把他和杉树林以及林边的空旷地截开了。而飞船呢，就在那空旷地里徘徊着，等待着。

危险！危险！！危险！！！！

他的心光猛烈地闪耀着，他弯腰去捡那棵掉在路上的小水杉苗，小树苗的根正在向他大声警告呢！

他把长长的手指往前伸去，一道刺眼的亮光射

来，随之是马达的轰鸣，他茫然地把手缩了回来。他在灌木丛里翻滚着，狂乱地想用蓬松的树叶将心光遮住。他睁大的眼睛忽闪忽闪，仔细地环视四周。那棵可怜的水杉树苗的遭遇真是惨不忍睹，它的身体被车轮压断了，幼嫩的枝叶被碾得横七竖八的不成样子。它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它仍在向他警告：危险！危险！！危险！！！

一道又一道的亮光不停地照在防火路上。以往空空荡荡的路上，现在是车辆轰鸣，人声鼎沸。人们在疯狂地叫嚷着，全力以赴地围捕俘虏。

他在灌木丛里奋力前行，用双手紧遮着闪烁的心光。一道道寒光在搜寻他，在灌木丛间扫掠。他纵然积有七大行星的全部智慧，此时此刻也帮不了他多少忙。在他乡异土之上，他走也走不快，和鸭子一样的脚趾这时显得那么无用和不合理。他感觉得出，地球人行走是那样迅速敏捷，他们正从四周向他逼近。现在，他才感到形单影只地向人间探险，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四周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闪闪的寒光一遍又一遍地从灌木丛中扫过，人们用陌生的语言喊叫着，其中一人正在进行搜索，腰间叮当作响。闪光中，老植物学家看到那人腰间挂着一串牙齿模样的东西，边缘参差不齐，这一定是从那些不幸的外星人嘴里攫取的“战利品”，后来又把它们挂在了一个环